



沙滩足痕

林·罗森 著 林燕 译

南海出版公司

013034475

1561.45
829

沙滩足痕

[英] 葆琳·罗森 著
林 燕 译



南海出版公司

1561.45
829



北航

C164172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滩足痕 / [英] 罗森著; 林燕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2. 11

(海滨谜案系列)

ISBN 978-7-5442-6187-6

I. ①沙… II. ①罗… ②林…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123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56

FOOTSTEPS ON THE SHORE by Pauline Rowson

Copyright © Pauline Rowson 2011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uline Rowson
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Nanhai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copyright@rightol.com)

SHATAN ZUHEN

沙滩足痕

作 者 【英】葆琳·罗森

译 者 林 燕

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

装帧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08 (出版)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41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187-6

定 价 29.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仅以此书献给吉姆·格罗斯、希拉里·约翰逊和艾米·梅耶斯,感谢你们一贯的支持、信任和鼓励;献给我的出版商,感谢你们让这本书成为可能;还要献给我的读者,衷心地感谢你们。

第一章

星期五，3月13日

“人呢？”安迪·霍顿探长走进朴茨茅斯警察局的刑事调查组办公室，对着一个瘦长结实的黑发男人问道。后者正靠在椅背上嚼着口香糖，若有所思地用笔敲着自己的下巴。

“人在这里。”康泰利巡佐答道。他扔下笔，坐直身体。

霍顿皱起眉头：“沃尔特斯呢？”

“大概在餐厅。离他上次进食足足有一个小时了。你知道的，他要是太久没吃东西，会有多虚弱。”康泰利笑着说道，明显希望得到他的回应，但是霍顿没有那个心情。康泰利的表情严肃了起来：“怎么了，安迪？你看起来像是想杀人。”

“是的，想杀了干这个的白痴。”他将一张纸扔给康泰利。纸上画了一个叉，叉的上方是一个没有完全封闭的圆。

“这是什么意思？”康泰利问道，困惑地转动纸张研究着。

“不知道，但是有个傻瓜觉得把它刻在我的哈雷摩托车上很好玩。”

康泰利猛地抬起头，睁大他乌黑的双眼：“啊，难怪你心情不佳。会是什么人干的？”

“我也想知道。”霍顿快步走进他的办公室，脱下皮夹克挂到衣帽架上，“一旦被我查出来，我会把他吊起来，阉了他。”

“不是地狱天使^①的徽章吧？哈雷摩托车之类的。”康泰利跟着他走进办公室。

“地狱天使不会损坏摩托车，即使他恨我也不会这么做。他会把符号刻在我脸上，或者文在我的私处。”

“也许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某个没有公德心的人的恶作剧。”

“那么，我可笑不出来。”从早上发现划痕起，霍顿的怒火就一直有消退。他发现后，立刻冲进了码头办公室，要求查看浮桥那里的停车场监控录像——他借住的那条游艇停在那里——但是他没有发现那位涂鸦艺术家的踪影，而且据办公室的埃迪所说，那里也没有陌生车辆。事实上，昨晚十点过后，霍顿回到他的游艇上时，停车场里只有三辆车。他昨天度过了漫长而无趣的一天，处理各种无意义的文书工作，还要应付朴茨茅斯的犯罪分子。这些犯罪分子唯一的人生乐趣就是把别人的生活弄得和他们一样痛苦。昨天唯一的乐事发生在下午，他去看了一艘游艇，希望能很快把它变成他永久的家。

霍顿不相信破坏他摩托车的行为出自任何一位船主之手，不管是来访的船主，还是现有泊位的船主，但是他还是从埃迪那里拿到了码头访客的名单。名单上只有一人：日出号的主人彼得·梅德洛。霍顿找到了那条游艇，那是一艘经典的1950 Hillyard，这令他更不相信它的所有者会破坏一辆哈雷·戴维森。会选择这样一艘备受推崇的游艇的人，不可能去破坏一辆知名的摩托车。但是作为一名警察，霍顿知道没有任何人是无可置疑的，即使教皇也不例外。当然，他也不相信教皇会在寒冷、寂静的三月的夜晚乘船造访南海码头。他后来发现梅德洛是一

^①编者注：美国战后的摩托车黑帮组织。

个鳏夫，六十岁出头，非常友善、谦逊，是一位退休的银行经理。他不太可能是霍顿要找的涂鸦艺术家。

康泰利说：“也许有人嫉妒你。”

霍顿在办公桌旁坐下，桌上的文件堆得高高的，似乎随时有倒塌的危险。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康泰利。“邦尼，我住在一条借来的船上，即将离婚。我的妻子疏远我，不让我见我的女儿，也不让我单独和女儿说话，她还想不顾我女儿的意愿，把她送去寄宿学校，而我原以为能亲近的唯一一个女人却离我而去，返回瑞典。怎么会有人嫉妒我？”

“但是西娅·卡尔松还在和你联系，不是吗？”康泰利在霍顿对面坐下。

霍顿摇摇头：“没有。”两个月前，他从起火的房子中救出的那个纤细、美丽的女人和他断了联络，这令他既悲伤又愤怒。他原本期望两人之间会有火花产生，但他早该明白的，他们都有过多的包袱。他曾在失望的痛苦中，指责她是在逃避她的伤痛——她哥哥的死亡，但是她平静地回答：“那不是你过去三十几年中一直在做的事吗？”她指的是他母亲在他十岁时失踪的事。她说得没错，即使最近的两宗案子揭开了过往的一些事情，给了他一些线索，但他并没有继续追查下去。他已经回来工作四个多星期了，但他甚至没有去查看过失踪人口档案。他感到一阵内疚，但愤怒紧随而至。他母亲遗弃了他，感到内疚的人竟然是他，应该相反才对。

“那么这可能是个恐吓。”康泰利担忧地皱起眉头，再次仔细观察那个符号，“会不会是某种编码警告？”

霍顿想过这个可能，也思考过什么人会恐吓他，原因又是什么？他有敌人，但是做这份工作的，谁没有敌人。尽管他真心希望能把尽可能多的危险分子拘禁起来，但是他没这个把握，司法体制的运作似乎办不到这点。但是，他猛地想起一个罪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罪犯。霍顿不知道他的身份，只知道情报局

的头，也就是总警司索亚称之为“宙斯”，因为他在他的犯罪团伙中呼风唤雨，任何对他稍有不顺的人，都会被杀害。这让霍顿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因为索亚告诉他，她可能和宙斯有关系。索亚原本希望借助霍顿的帮助，追捕宙斯，但是霍顿拒绝了，不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危，而是他了解宙斯这类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通过伤害霍顿的女儿来对付霍顿，而霍顿知道这对宙斯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以他的分析，像宙斯这样的国际罪犯，不可能闲到在他的哈雷摩托车上画画，他的威胁应该会更直接，更令人痛苦。

康泰利说：“大学里可能有人知道这个符号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某个无脑的卑劣小人以损坏他人的财物为乐。我要把他揪出来。”霍顿拿起话筒，继续说道，“我要把那个区域里所有探头的监控录像都看一遍，包括海边和……”

“霍顿探长！”

康泰利吓得跳了起来，霍顿则迅速压下已自动涌到嘴边的抱怨，盯着那个紧绷、瘦削的身影。刑事调查组的头，罗琳·布利斯督察正站在门外，一脸的怒意。她被借调去了总部，应该还要两周才回来，那么这个可怕的女人现在在这里做什么？

霍顿放下电话，瞥了康泰利一眼，但是这位巡佐的表情显然在说他也对布利斯的突然出现感到讶异。霍顿满心希望她只是暂时回来，很快会返回总部继续审查工资和绩效。

布利斯看了看手表，严厉地说：“你迟到了。”

霍顿盯着她凹陷的脸颊和锐利的绿眼睛，对她的态度和措辞很是愤恨。他努力控制住自己，防止反驳的话自动从他口中蹦出。他想提醒她他的那些数不清的提早上班和推迟下班，以及休息日的加班。

“我办公室。现在。”她转身离开。霍顿看着她浅棕色的马尾，包裹在紧身黑色短裙中的翘臀。她的头抬得高高的，让他不禁怀疑刑事调查组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是不是粘了什么东西。

“她的办公室怎么了？”康泰利说。

“希望到处都是蝗虫。”霍顿起身，恨恨地说道，“对于我曾经说过的，星期五和十三号是迷信的胡说八道的话，我现在收回。邦尼，替我去要那些监控录像。还有，在这个北方女巫发现沃尔特斯失踪之前，把他找回来。”

霍顿走出办公室，猜想布利斯在总部的同事是不是和他一样讨厌她。在她被借调走前，他只在她手下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这已足够令他们意识到双方间建立友谊，甚至只是客气的工作关系都和世界和平一样困难。霍顿觉得布利斯是个小气、睚眦必报、官僚作风十足、野心至上的人，根本不在意她的下属和同事，而布利斯显然觉得霍顿是因为没能升职而心怀怨恨，而且竟敢不顺从她，常常违背那本规章制度的规定——那是本被大多数警员认为是个笑话的手册，而且正迅速成为大多数公众厌恶的对象。

霍顿推开布利斯办公室的门，准备好接受她的臭骂，但是惊讶地发现布利斯不是一个人。除了布利斯那双带着谴责的绿色眼睛，还有两双眼睛也转向了他，两双都不怎么友好。他认出其中戴着厚框眼镜的粗壮女人是贝弗莉·阿特沃兹，她是保释服务处的头。她旁边的那个男人不知道是什么人。他穿着褪色的补丁牛仔裤和变形的棕色套头衫，三十岁不到，一头及肩的黑发，满是胡碴的脸皱缩着。

“坐。”布利斯命令道。

霍顿心想也许他该咆哮两声。他在布利斯那张整洁无比的书桌对面，挨着贝弗莉·阿特沃兹坐下。他向她浅浅一笑，但她没有回应他。霍顿对此并不讶异，因为他不记得她曾在任何场合笑过。而且，想到他哈雷摩托车上的符号，他现在也没有心情说笑。

布利斯说：“阿特沃兹女士，你认识的。这是她的同事马特·鲍因顿。”

鲍因顿丰厚的嘴唇紧张地一扯，霍顿将其理解为微笑，但也可能不是。从房间里的紧张气氛判断，霍顿知道不管是为了什么，都不会是好事。

布利斯突然出声：“卢克·费尔顿失踪了。”

费尔顿？霍顿快速在脑中搜索这个名字，幸运地立刻想起了他的情况。“一九九七年九月，娜塔莉·雷蒙德谋杀案。”他迅速的回答引来布利斯讶异的一瞥。他那时是刑警队的巡佐。他们前去搜查一座疑似卖淫场所的房子，在门口发现了毒瘾发作的卢克·费尔顿。费尔顿因涉嫌在海灵岛的海滨路上谋杀娜塔莉·雷蒙德而被通缉。费尔顿和那个卖淫场所没有任何关系，但他的出现破坏了搜查行动。雷蒙德一案的负责人是肖恩·洛弗尔督察。他和霍顿共事过，是霍顿尊重的人。霍顿记得他在费尔顿被定罪送进监狱前，死于心脏病突发。霍顿记不清费尔顿被判了多少年，但是现在就被释放显然为时过早。但是布利斯说的是“失踪”。

“别告诉我他越狱了。”霍顿抱怨道。

“今年一月，他服完十四年刑期的十年后，获得假释。他在二月二日获得自动的有条件释放许可。”

霍顿难以置信地看着布利斯，然后转向贝弗莉·阿特沃兹。她挪了挪她的大屁股，露出敌对和防备的表情。

“他在监狱的表现很好。”阿特沃兹理直气壮地说，“他所有的报告都很正面。他对自己做过的事已经彻底悔过了，而且他已经服了三分之二的刑期。”

“嗯，那就有理了。”霍顿不屑地答道。

“探长！”

布利斯爱怎么叫“探长”都可以。“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他出狱了？”

阿特沃兹答道：“卢克被归类为一级，对社区的威胁很低。没有必要把他录入危险个人数据库……”

“等等。”霍顿更加愤怒了，出声反驳道，“我们谈论的是个谋杀犯。以我的理解，他对公众有很大的威胁。”

马特·鲍因顿坐直身体，拨开落在额头上的蓬松头发：“卢克·费尔顿在狱中接受了戒毒治疗后，已经完全摆脱了毒瘾。他已经彻底改过自新了。”

霍顿心想，没有这种生物，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在外面很容易接触到海洛因，或者其他 A 类毒品。一旦上瘾，他会为了五便士杀人，只要他觉得那能换来毒品。”

但是鲍因顿坚定地摇头。他正要张嘴反驳，阿特沃兹抢先说道：“卢克·费尔顿在严密的监控下……”

“谁在监控？”霍顿冷笑。

阿特沃兹和鲍因顿交换了个眼神。很好，没人在监控。霍顿直接问道：“费尔顿住在哪里？”

鲍因顿回答了他的问题：“皇冠大楼。市区一家监控下的招待所。”

霍顿很熟悉那里。那个地区满是吸毒者和贩毒者。对于一个有吸毒前科的人，那不是个好住处。鲍因顿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补充说道：“我觉得卢克不可能再沾染毒品，原因很简单。他两周前在肯普顿船舶公司找到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霍顿迅速掩饰住自己的讶异。那是他岳父的公司，即将成为他前妻的凯瑟琳是那里的营销经理，而她肥胖的情人爱德华·邵福德是销售总监。这次调查会碰到凯瑟琳吗？这个可能令他感到很紧张。自从一月那次并不愉快的见面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凯瑟琳没有履行承诺，让他在平安夜见他的女儿，而是带着他们的女儿去他岳父岳母在塞浦路斯的别墅过圣诞和新年。在愤怒和失望的驱使下，他在她们返回时，去希斯罗机场见她们。想到艾玛冲进他怀中的情景，霍顿喉咙哽咽，感到一阵心痛。他迅速振作起来，对贝弗莉·阿特沃兹说：“他具体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他星期三和星期四都没有去上班。肯普顿公司人事处的凯莉·马斯特斯今早给马特打了电话。马特和招待所核实后，发现他不在那里，就通知了我。招待所的主管哈姆斯沃斯先生说卢克星期二一早上班后，他就没有再见过卢克。”

霍顿快速翻查了费尔顿失踪之后的案件记录，没有严重的伤人案，只有寻常的俱乐部群架和一些家务事，除非昨晚他管辖的区域内有案件发生，他还没来得及核实昨晚的情况。

鲍因顿立刻补充说道：“卢克非常高兴找到这份工作。他不会逃走，也不会再犯案。他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也许诱惑太大了。”霍顿说，“也许有人拿毒品给他，他控制不了自己。”

“不可能。”

鲍因顿毫不动摇。霍顿想到另一种可能：“也许他碰到一个朋友，或者碰到一个女孩，去她那里过夜？”

鲍因顿摇摇头：“他在这里没有女朋友，也没有朋友。”

霍顿怀疑地看着他。他不相信：“娜塔莉·雷蒙德的家人知道他被释放了吗？”

鲍因顿答道：“我告诉了她的丈夫朱利安·雷蒙德。他再婚了。”

霍顿觉得他的再婚很合理。也许那能帮助他摆脱妻子死亡带来的创伤。

贝弗莉·阿特沃兹补充道：“娜塔莉的母亲在她被杀后的第三年过世了。她父亲搬去澳大利亚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生活。卢克的父母已经过世了，我们把他出狱的消息通知了他的妹妹奥利维亚·丹伯里以及他的哥哥阿什利·费尔顿。他们都住在这里，都说不想再和卢克扯上关系，所以我认为他不可能去找他们。”

“但是你们还没有查过？”

“当然没有。”阿特沃兹怒道。

这意味着他们得去查。霍顿在布利斯的点头示意下起身。布利斯干脆地交待说：“鲍因顿先生会把所有和卢克·费尔顿有关的信息告诉你。”鲍因顿慌忙起身，怯怯地投给霍顿一个微笑。布利斯继续说道：“探长，不要惊动媒体。我不希望引发公众不必要的忧虑。”

如果媒体知道了这件事情，以他们惯有的夸大风格渲染开来，的确会引发公众的忧虑。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这将是霍顿第一次接受他们的做法。费尔顿本不应该被释放的，但是事已至此，他们最好找到他，而且要快，要在他再次犯下罪行前找到他。或者，费尔顿可能已经杀了人了，正躲在什么地方。他也可能因嗑药，正昏昏沉沉地躺在某个地方。

霍顿推开房门，走进刑事调查组办公室，鲍因顿跟着他走了出来。沃尔特斯已经从餐厅回来了。霍顿为他们做了介绍，然后把情况告诉康泰利和沃尔特斯。他发现康泰利在他陈述完毕之前就已经想起了这个案子。对此他并不讶异，康泰利记不住的通常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

康泰利说：“谋杀娜塔莉·雷蒙德并不是费尔顿的第一次犯案。他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因为袭击并抢劫了一位正在领取退休金的老太太而被定罪，处以社区刑罚。他那时二十五岁左右，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他的父母一直不相信他们高尚的儿子会犯下这种罪行，直到他们得知他是一个瘾君子。”

霍顿对康泰利完整的记忆感到吃惊，而且肯定也表现出来了，因为康泰利迅速补充道：“这两个案子我都没有参与，但是夏洛特，”他向鲍因顿解释道，“我的妻子，她认识卢克的母亲索尼娅。她们一起接受了护士培训。在夏洛特因为莎蒂的出生而放弃她的工作前，她们在同一个科室工作。她们一直保持联络，直到索尼娅·费尔顿过世。那时卢克因为谋杀娜塔莉刚被定罪不久。”

霍顿转向沃尔特斯：“有没有收到昨晚发生的暴力袭击的

报案?”

“没有费尔顿的作案方式。”

“找出娜塔莉谋杀案的案宗，申请查看卢克·费尔顿在监狱中的文件，包括他的医疗记录。查出谁去监狱探望过他，看看他有没有联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和康泰利会去找他的哥哥和妹妹谈话。”霍顿对鲍因顿说：“费尔顿在入狱前有女朋友吗?”

“我不知道。我想没有。”

霍顿再次转向沃尔特斯：“联络这里的所有医院，看看他不是出了意外。我想你应该还没查过吧?”霍顿对鲍因顿说。

“我连想都没想到这点。我想有这个可能。”鲍因顿看起来很担心。

“可能性不大，除非他身上没有证件，并且失忆或者昏迷不醒。你有他近期的照片吗?”

“文件里有。”

“你回办公室后马上发一张到侦查警员沃尔特斯的邮箱。沃尔特斯，你收到照片后，分发给所有警员。”

沃尔特斯点点头。霍顿再次对鲍因顿说道：“如果他联络你，或者你收到任何和他下落有关的信息，立刻通知我们。”

鲍因顿拂了一下头发，吸吸鼻子，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无精打采地离开了。霍顿低头看了看康泰利桌上的纸，上面画着刻在他摩托车上的符号。这件事要延后了。他将纸塞入口袋，说：“我们去看看那位招待所主管能告诉我们多少卢克·费尔顿的情况。”

第二章